



書名之所以叫《翻身的年月》，周而復在後記中說，是因為農民在抗戰期間所爭取的民生要求得到勝利，而他寫這篇後記時已是四七年後，全國解放指日可待，套句他自己的話：「舊的時代要一去不復返了，新的時代已向我們走來！」（頁一六〇）「工農兵」翻身已成定局。

《翻身的年月》這個書名，是極具時代意義的！

周而復（一九一四至二〇〇四），原名周祖式，是安徽旌德人，於上海光華大學就讀時已開始創作。一九三八年畢業後，隨即在延安和重慶等地從事文藝工作。周而復一九四〇年代後期到香港，編《小說》月刊及《北方文叢》。這套文叢共三輯，約四十冊，內有長中短篇小說、詩歌、散文、報告、話劇、論文，甚至唱本、歌譜、秧歌都有，可以說是包羅了各類文體。執筆者有丁玲、艾青、蕭山、周而復等。

周而復在一九四〇年代後期到香港，編《小說》月刊及《北方文叢》。這套文叢共三輯，約四十冊，內有長中短篇小說、詩歌、散文、報告、話劇、論文，甚至唱本、歌譜、秧歌都有，可以說是包羅了各類文體。執筆者有丁玲、艾青、蕭山、周而復等。

周而復《翻身的年月》

許定銘

美國人的反思

陳安

年輕時在中國所受的哲學教育給我留下了一個印象深刻的觀念：這就是「一分為二」，不料最近發現美國人也善於運用這一概念來剖析問題。關於目前最嚴重的金融海嘯和經濟蕭條，美國輿論界有個人指這就是壞事，但對美國也是好事。因為目前美國所處的困境可引起人們反思，從而找出眼下這場金融風暴和經濟凋敝的根源。從中吸取沉痛教訓，以前車之鑒來避免今後重蹈覆轍。美國人開始意識到，許多年來，他們丟失了他們所說的「陰陽」的差別。

《時代》周刊最近有文章報道美國人與堪薩斯的區別：他們想到了蝗蟲與蝴蝶的區別，投機者與工匠的區別，甚至領悟到這些區別就是大規模賭博，大賭場原來僅有十二個州都有，而且四十八個州都有。美國人開始意識到，許多年來，他們丟失了他們所說的「陰陽」的差別。

原有的蠅式的勤勞、自持、齊心，而變得像蝗蟲一樣貪婪、張狂、自私。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美國開了一場金融風暴，現在有十二個州都有，而且四十八個州都有。美國人開始意識到，許多年來，他們丟失了他們所說的「陰陽」的差別。

美國人開始意識到，許多年來，他們丟失了他們所說的「陰陽」的差別。人們追求物質享受、生活舒服，希冀以至全球性的金融海嘯。大家又都想吃得好、喝得多，結果都增肥發福。每天都過得像聖誕節和狂歡節一樣快活，結果都淒淒戚戚慘慘，成了金融風暴易地上當受騙，結果都淒淒戚戚慘慘，成了金融風暴的犧牲品。

有心人反思的結果顯然很清楚，他們正在呼籲像工頭一樣踏踏实實、兢兢業業地工作，而不要像投機者一樣空賣空、肆意鑽營；應該像龍捲風颶走的女孩多羅西一樣，不留戀仙國奧茲，不留戀綠寶石城，重又回到堪薩斯州自己可愛的老家，而不再受西部巫婆的欺凌。此時此刻，這在美國家鄉的童話故事，或許又能喚起人們心頭淳樸、善良的性，從而逐漸擺脫由不良行為造成經濟危機的陰影，走到陽光燦爛的健康社會中去——這「陰影」和「陽光」顯然是體現中國「陰陽」的形象詞語。

五十年代後期美國還只有百分之十的人有肥胖症，現在則有三分之一的人大腹便便，而一心想發財和享受的人，往往又抵擋不了「藍煙」的誘惑，當金融市場像從帽子裡抓出兔子的魔術師一樣用美麗藍煙和造假鏡子騙人之時，他們都易地上當受騙，結果都淒淒戚戚慘慘，成了金融風暴的犧牲品。

五十年代後期美國還只有百分之十的人有肥胖症，現在則有三分之一的人大腹便便，而一心想發財和享受的人，往往又抵擋不了「藍煙」的誘惑，當金融市場像從帽子裡抓出兔子的魔術師一樣用美麗藍煙和造假鏡子騙人之時，他們都易地上當受騙，結果都淒淒戚戚慘慘，成了金融風暴的犧牲品。

淒淒慘慘，纏綿綿綿，寫盡了美人神態體態之美，愛情之痛。何況又是敘事詩，白居易真是不易。大概敘事詩要寫到這個程度，只能當作抒情詩寫才能寫出這種韻味。但在敘事的過程中，感覺作者比較吃力，主要是句與句之間的銜接不夠自然。當然，這首詩在歷史上有過不同的解釋，如俞平伯在《論詩詞曲雜著》一書中，認為所謂長恨的本意，別有他意。就是說，楊貴妃沒有死於馬嵬坡，白居易在詩中曲折隱晦地進行了暗示。然而正是這種歷史的迷霧，更使這首詩具有別樣的美。

最奇特的詩：李白的《蜀道難》。

噫吁嚱，危乎高哉！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蠶叢魚牕，開國何茫然！

爾來四萬八千歲，始與秦塞通人煙。

.....

與其說是奇特，還不如說是想像力的一次勝利。所謂奇特，是找到了蜀道這個最好的想像對象，然後進行有史以來火力最集中的一次藝術誇張。好比今天的實驗詩，只是練習某一種詩藝，為藝術而藝術，並無多少微言大義。《蜀道難》情緒飽滿，語言鋒利，想像尖刻，氣勢磅礴，當然是到了寫作的頂峰，屬於高峰體驗，但多少給人一種練筆的感覺。

最得罪人的詩：劉禹錫的兩首桃花詩。

《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觀裡桃千樹，儘是劉郎去後栽。

《再遊玄都觀》：

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盡盡菜花開。

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這兩首詩之所以出名，首先是詩藝高超，意象天然渾成，情感呼之欲出；其次是表達方式的獨特性，戲贈二字表明寫這詩其實是很隨意的。不管怎麼說，這兩首詩的風骨氣質，表現出來的傲氣，兩首詩風格的一脈相承，以及作者為此所付出的代價，都使人印象深刻。這樣的詩，這樣的人，想要忘掉都難。

唐詩是道不完的，而要說準確更難。我知道自己說唐朝早期要比晚期多，說李白要比杜甫多，偏見是免不了的。而說到唐詩與我們的關係，我想套用聶魯達的一個句式，用在這裡作為結語：

我打開生活，合上了唐詩；

我打開唐詩，合上了自己。

續談心目中最好的唐詩

羽鴻昂



前些日子，一時心血來潮，寫下了《我心目中最好的唐詩》一文，自以為可以「放下」唐詩，將閱讀的注意力轉向別處了。不料，在接下來的幾天裡，仍有一些唐詩在眼前晃蕩，揮之不去。於是決定再花些筆墨，談談閱讀唐詩的心得，就當是對自己再奢侈一次。

最好的送別詩：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王維的詩歌讀起來總是那麼輕盈、流暢、不隔、不澀。不過，為了什麼是隔與不隔，記得自己對着《人間詞話》琢磨了很久，但還是悟不出一個所以然。寫詩其實挺冒險的，如果心裡老想着「語不驚人死不休」，很容易陷入隔澀的境地；反過來，像這首詩那樣心平氣和，又容易寫得平庸。這首送別的詩照理應有許多感歎在裡面，可細讀之下，發現在字裡行間，什麼都沒有，一切都是那樣自然：在一個雨後的早晨，在柳枝青青的客舍，喝酒，送一個友人。我們看到的，只是一幅畫，一個極其平常的話別場景。可我們讀後卻分明讀出了一種沉痛感，在千年之後心都感到在痛。這恐怕與最後一句有關了，最後一句是致命的，它說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的確，「西出陽關無故人」太令人回味了，它近似於平靜中的爆發，平實中的含蓄，情感飽和中的悠遠，一語驚醒夢中人的一語。雖然蘇軾說王維是「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但這首詩中有畫的詩也證明了詩不是畫、詩有別於畫——我想畫家是畫不出最後一句的。

最好的思鄉詩：李白的《靜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或許這首詩可稱為波瀾不興的一首好詩，四句詩一句比一句平，中間沒有任何起伏，但後兩句與前兩句還是有遞進的。它的驚人之處是將月光比作地上的霜，估計在此以前未被用過；而一個疑字將景物置於似與不似之間。同時，明月在這裡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當明月與故鄉聯繫在一起，它不僅僅只代表或象徵故鄉了，它還含有永恆的意思。更妙的是，在舉頭與低頭之間，在明月與故鄉之間，動作、神態、思念、掛牽，無不在其中。看來是幾組對比複雜和淡化了詩歌的含義。

最好的飲酒詩：李白的《將進酒》。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

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李白有許多詩都直抒胸臆，這首肯定是其中最有名的。

它的特點是一氣呵成，氣如長虹，這在較長的詩中不易做到。它的另一個特點是完全拋棄了含蓄，逕直道來，不在乎一切。這首詩是痛快淋漓的，警句迭出，而在想法上完全是原生態：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而這些，哪怕是一派胡言，也是不可多得的好詩。

最好的愛情詩：白居易《長恨歌》。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

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

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

對峙（攝影）

張世華

北京香山雙清別墅

許揚

今年十月一日是新中國建國六十周年，據消息稱將隆重紀念，並有盛大閱兵儀式，料蔚為壯觀。

毛澤東六十年前進入北平，後於天安門城樓之上宣佈建國，而在進入北平之前則居於北平西北郊的香山雙清別墅。

進入門院，迎面映入眼簾的是峭陡筆直幾丈高的石壁，院內蒼松翠竹環繞，院中有一池幾十米見方清澈見底的泉水，池邊一株粗大的欒樹，樹幹伸向池邊，高大的銀杏樹、側柏直沖雲霄。池北側有一六角亭，亭北是一排坐北朝南的一主兩輔紅窗白牆具有清代風格建築的房間。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從河北西柏坡遷至北平，毛澤東就在這裡工作和居住了半年。

在這裡毛澤東寫下了十餘篇著名的文章，其中有《論人民民主專政》等十篇收集在《毛澤東選集》中。如今這裡還保留着當年的陳設，牆上的地圖和書架上的書籍都是當年的樣子；西房為休息室，一張寬大的木板床上放着一排書籍，打着補丁的中山裝和襪子掛在衣架上，磨出洞來，一在會議室兼會客室，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多次會見了張治中等國民黨談判代表以及李濟深、柳亞子等許多民主黨派人士，闡述共產黨的主張，介紹有關情況。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這裡指揮了「國共談判」，後來南京政府拒絕在和平協定上

在這裡毛澤東寫下了十餘篇著名的文章，其中有《論人民民主專政》等十篇收集在《毛澤東選集》中。如今這裡還保留着當年的陳設，牆上的地圖和書架上的書籍都是當年的樣子；西房為休息室，一張寬大的木板床上放着一排書籍，打着補丁的中山裝和襪子掛在衣架上，磨出洞來，一在會議室兼會客室，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多次會見了張治中等國民黨談判代表以及李濟深、柳亞子等許多民主黨派人士，闡述共產黨的主張，介紹有關情況。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這裡指揮了「國共談判」，後來南京政府拒絕在和平協定上

在這裡毛澤東寫下了十餘篇著名的文章，其中有《論人民民主專政》等十篇收集在《毛澤東選集》中。如今這裡還保留着當年的陳設，牆上的地圖和書架上的書籍都是當年的樣子；西房為休息室，一張寬大的木板床上放着一排書籍，打着補丁的中山裝和襪子掛在衣架上，磨出洞來，一在會議室兼會客室，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多次會見了張治中等國民黨談判代表以及李濟深、柳亞子等許多民主黨派人士，闡述共產黨的主張，介紹有關情況。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這裡指揮了「國共談判」，後來南京政府拒絕在和平協定上

在這裡毛澤東寫下了十餘篇著名的文章，其中有《論人民民主專政》等十篇收集在《毛澤東選集》中。如今這裡還保留着當年的陳設，牆上的地圖和書架上的書籍都是當年的樣子；西房為休息室，一張寬大的木板床上放着一排書籍，打着補丁的中山裝和襪子掛在衣架上，磨出洞來，一在會議室兼會客室，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多次會見了張治中等國民黨談判代表以及李濟深、柳亞子等許多民主黨派人士，闡述共產黨的主張，介紹有關情況。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這裡指揮了「國共談判」，後來南京政府拒絕在和平協定上

在這裡毛澤東寫下了十餘篇著名的文章，其中有《論人民民主專政》等十篇收集在《毛澤東選集》中。如今這裡還保留着當年的陳設，牆上的地圖和書架上的書籍都是當年的樣子；西房為休息室，一張寬大的木板床上放着一排書籍，打着補丁的中山裝和襪子掛在衣架上，磨出洞來，一在會議室兼會客室，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多次會見了張治中等國民黨談判代表以及李濟深、柳亞子等許多民主黨派人士，闡述共產黨的主張，介紹有關情況。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這裡指揮了「國共談判」，後來南京政府拒絕在和平協定上

在這裡毛澤東寫下了十餘篇著名的文章，其中有《論人民民主專政》等十篇收集在《毛澤東選集》中。如今這裡還保留着當年的陳設，牆上的地圖和書架上的書籍都是當年的樣子；西房為休息室，一張寬大的木板床上放着一排書籍，打着補丁的中山裝和襪子掛在衣架上，磨出洞來，一在會議室兼會客室，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多次會見了張治中等國民黨談判代表以及李濟深、柳亞子等許多民主黨派人士，闡述共產黨的主張，介紹有關情況。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這裡指揮了「國共談判」，後來南京政府拒絕在和平協定上

在這裡毛澤東寫下了十餘篇著名的文章，其中有《論人民民主專政》等十篇收集在《毛澤東選集》中。如今這裡還保留着當年的陳設，牆上的地圖和書架上的書籍都是當年的樣子；西房為休息室，一張寬大的木板床上放着一排書籍，打着補丁的中山裝和襪子掛在衣架上，磨出洞來，一在會議室兼會客室，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多次會見了張治中等國民黨談判代表以及李濟深、柳亞子等許多民主黨派人士，闡述共產黨的主張，介紹有關情況。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這裡指揮了「國共談判」，後來南京政府拒絕在和平協定上

在這裡毛澤東寫下了十餘篇著名的文章，其中有《論人民民主專政》等十篇收集在《毛澤東選集》中。如今這裡還保留着當年的陳設，牆上的地圖和書架上的書籍都是當年的樣子；西房為休息室，一張寬大的木板床上放着一排書籍，打着補丁的中山裝和襪子掛在衣架上，磨出洞來，一在會議室兼會客室，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多次會見了張治中等國民黨談判代表以及李濟深、柳亞子等許多民主黨派人士，闡述共產黨的主張，介紹有關情況。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這裡指揮了「國共談判」，後來南京政府拒絕在和平協定上

在這裡毛澤東寫下了十餘篇著名的文章，其中有《論人民民主專政》等十篇收集在《毛澤東選集》中。如今這裡還保留着當年的陳設，牆上的地圖和書架上的書籍都是當年的樣子；西房為休息室，一張寬大的木板床上放着一排書籍，打着補丁的中山裝和襪子掛在衣架上，磨出洞來，一在會議室兼會客室，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多次會見了張治中等國民黨談判代表以及李濟深、柳亞子等許多民主黨派人士，闡述共產黨的主張，介紹有關情況。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這裡指揮了「國共談判」，後來南京政府拒絕在和平協定上

在這裡毛澤東寫下了十餘篇著名的文章，其中有《論人民民主專政》等十篇收集在《毛澤東選集》中。如今這裡還保留着當年的陳設，牆上的地圖和書架上的書籍都是當年的樣子；西房為休息室，一張寬大的木板床上放着一排書籍，打着補丁的中山裝和襪子掛在衣架上，磨出洞來，一在會議室兼會客室，毛澤東、